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集卷七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費元震

抑菴文集卷七

明 王直 撰

碑

資善大夫刑部尚書魏公神道碑

正統九年閏七月廿七日刑部尚書魏公以疾終于家事聞上為之嗟悼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事在朝士大夫亦莫不惋惜致賻奠先是公有足疾詔俾釐務免朝參久之未能愈公嘆曰食君厚禄而不一造朝心豈能

自安八年二月拜疏乞致仕上憐而許之降勑慰諭且
賜鈔三千貫歸一年而終年六十三公諱源字文淵幼
而岐嶷喜讀書習於禮節十三能屬文嘗作桂花詩為
時輩所嘆賞選為學官弟子永樂乙酉以書經領鄉薦
明年取進士拜監察御史所至舉其職松江知府黄子
威被誣不能白公為辨其枉浙東傍海民困於魚課為
奏減之西安大疫民間比屋不能興督有司具醫藥往
療全活者甚多涼州有寇將大為民患公廉得之亟請

兵殄除民得免害父母相繼卒皆奪喪起任職為御史九年陞浙江按察副使未幾召還署刑部右侍郎會河南旱饑民轉徙乃命公為河南左布政使至則發倉廩以賑民奏免逋賦省繇役及諸不急之務一以安民為事民稍稍來歸而雨亦大至是歲有年召為刑部左侍郎食從二品禄或言四川邊務多弛廢命公往理之明罰飭法衆務脩舉還朝拜刑部尚書獄無滯囚凡公所決斷者人人以為不寃時上注意邊事又命往西邊督

察諸將謹防邊以便宜從事遣都指揮李讓守獨石楊洪副之劾奏指揮杜衡等慢令當死諸將始嚴憚不敢肆自天城抵朔州視要險地宜守者凡八分命諸將守之請增脩開平龍門城使高大皆甃以甓庶可守又自獨石抵宣府增致墩堠發開平龍門兵併力為之屯軍免其租一年凡諸大城堡請給神銃火藥嚴為備上皆從之再遣勑嘉勞馬時諸軍有勇壯者依託權豪以避役公悉搜括歸伍中權豪側目一弗顧既而病足不能

朝遂以此致仕大夫君子皆惜其去而亦莫不以為榮
公忠厚坦亮孝於親友於兄弟睦於宗族而信於朋友
與人言必依於仁義其襟度夷曠洞然見肺腑事有可
疑者得公處之衆無不愜意凡公所涖人至今譽嘆不
能忘魏氏先居南昌之奉新後乃徙居建昌故今為建
昌望族曽祖文卿祖庭郁父伯泰皆有德義而不仕及
公貴祖考皆贈資善大夫刑部尚書妣皆贈夫人公娶
盧氏有賢行四子鑑鐸欽銓鐸先卒側室石氏生子一

人曰銘女二嫁王景春鄒某適鄒者亦石氏出也孫男十二瑛瑞璋瑾璟珮珂珪珏琰珉玭公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邑之甘泉鄉某山之原鑑来京師謁予告曰先人不幸弃諸孤朝廷寵終之禮厚矣惟墓道石宜有文以示久遠非先生誰能為敢以請予最知公不可辭乃為序述其事而系以銘銘曰侃侃魏公有美在中乘時而升事我太宗始為御史職是憲紀爰副外臺表表愈偉方伯之尊遺愛實存遂陞秋官人用不寃皇撫萬邦威

制夷狄公往行邊師武臣力雄雄邊城隆隆軍聲萬里塞垣纖塵不驚公既勞兵簡在天子以疾而休是謂知止邦家之光閭里之榮溘然上征為風為霆甘泉之山神道有石揭德振華以示亡極

南京吏部尚書黄公神道碑

宣德十年今天子嗣大寶位臨萬邦顧南京根本重地建置百司而吏部為之首宜得謹厚大臣往涖之九月以命吏部左侍郎黄公宗載陛辭之日詔進為尚書以

行士大夫知公者莫不譽嘆以為宜在南京八年以老疾求致仕上初不許章四上乃許之歸豐城故第又幾年七十九以疾終訃聞命禮部致祭工部為治墳塋明年十二月廿一日葬于其鄉梨樹岡之原葬已其子儒凱来謝恩闕下詣予拜且泣曰先考之葬朝廷寵終之禮厚矣於今得樹碑神道而未有文敢以請予少於公而辱交已久誼不可辭黄氏於豐城為大家公曽祖仲軒有隱德祖以仁考子貞以公貴俱贈吏部侍郎進尚

書妣皆贈淑人進夫人妻佘氏亦累封至夫人公自幼
喜學年十五已能為里塾師選為郡庠弟子從熊伯機
受春秋遂取進士為行人謹於自治奉使四方未嘗受
饋遺歷左右司副為司正以父憂去治喪無違禮不飲
酒食肉者三年服除領舊職永樂癸未以賢舉授湖廣
按察僉事時湖廣諸道惟銅鼓五開最難治分巡刷卷
者多憚行盖天下巨姦宿猾皆謫戍其間善舞文弄法
興事撓官府而陰把持其短長往者欲稍按治即糾結

如沐漆不可解欲一切漫漶則見嗤無可奈何多避不肯往公至當刷卷即毅然治行到武陵問風俗知其人若於從軍女子惡為軍婦不果嫁男子則慮婦家往從戍而以徭賦累已不果娶至年三四十猶獨處公召鄉老里正諭以人道大端俾轉相告語務嫁娶以時不踰月成婚姻者三百餘家他縣聞風皆樂從俗為之變乃榜諭銅鼓五開諸姦豪數其罪惡且發其善端曰不改必寘之法衆知公務以德化人皆相戒勿犯比至莫有

干於理者丙戌徵詣文淵閣脩永樂大典書成受賞而歸戊子朝廷以海運糧餉赴北京下湖廣造海船四十九命擇風憲官之賢且能者涖其事衆議以屬公而工部所遣官務苛察生事將聞于上以銜能公鎮之以靜消其毒螫而落其機牙得不擾而成功己丑車駕將北征遣都指揮吳玉徵兵湖廣玉暴貪失期上謂按察司官不糾劾於是公與同僚皆坐累謫楊青驛公處之如平時遣一力受役而躬自執爨未嘗有不豫之色暇則

閲書史以吟詠自娛癸巳復起為山東道監察御史侃
侃自持不肯少貶以徇俗乙未上親策士於廷時鴻臚
無卿丞張斌任事恃城守功最狠戾多所中傷人頗憚
之以不與讀卷至爭論上前不已公奏斌不學無識不
可以讀卷乃敢煩瀆聖聽如此當伏法士論壯之丙申
命巡按交阯交阯城中諸軍營房覆以茅故多火公廉
知軍民歲歲伐材陶瓦備官用然皆以資權豪命三司
幕官稽其數凡有取者皆著于籍由是無敢私費不半

年嘗房皆易以瓦覆火患遂息時工部尚書東萊黄公福掌交阯藩憲二司才行過人而不事邊幅御史往者多庸常視之至公獨恂恂恭謹而法亦不廢及歸行李蕭然無交阯一物東萊嘗語人曰吾久居此所見御史多矣唯宗載知大體已亥丁祖母憂居家有旨奪情授貴州道監察御史益謹禮蹈義遇事必究極是非不曲隨苟止於禍福利害不計也故再陷刑辟而賴公道以免甲辰宣宗皇帝正位東宫妙柬宫僚職輔導擢詹事

府丞未幾陞行在吏部右侍郎時少師蹇公猶兼領吏部事多倚公公協力一心進退人才必付之公論不苟為異同故一時號得人洪熙元年賜誥命制詞有清潔平恕恭謹厚重之褒是年遣祀夏禹及南鎮會稽山因賜鈔八百錠俾歸焚黃于墓下其後嘗奉命往浙江理軍政及伐宮殿大材於湖湘設施措置舉不失宜故事集而民不告勞久之遂有南京之命蓋上知其老而欲安之也南京雖無銓選之勞而勞於馭吏蓋其人多邪

巧才見害必避見利必趨往往冒法以僥倖公正己率
物無少回撓屹然如大山喬嶽不可撼陰陽闔闢風雲
雷雨以榮悴百物而細大不遺其施溥矣已未進階資
政大夫詞曰寛和有執廉静自持又曰小心慎職始終
不渝人以為實録當是時公卿大夫齒德之盛莫如公
及致仕而歸猶康强無恙士大夫出餞都門外瞻望咨
嗟漢之疏傅不過也公既孝於親尤篤於二兄仲氏宗
曼有孤孫承裔貧若不能自立公命其子文凱儒凱收

養之文凱先卒獨儒凱繼其家及公歸即為承裔治居室使仍守舊業毋廢墜其施於鄉族細行之美尤多兹不載姑序次其大者俾刻諸神道而系以銘銘曰在太祖世經術取士公乃奮興以克有位於皇太宗復舉用公揚于外臺以肅庶工出入中外有勞有烈人望謂何邦家之傑遂丞詹事遂佐冢卿式展其猷以宏厥聲天官之尊天子所命殿于南京亦罔不正祇事列聖殆五十年殊錫寵褒帝制在焉達尊者三公則兼備哀榮始

終莫與為比梨樹之原峩峩新阡刻此銘詩百世之傳

大明追封會昌伯孫公神道碑

自古聖人受命治天下則天必生聖哲之配以主其內治然必視夫積善累德之家而後大開厥祥夏之塗山周之任姒盖可見矣今聖天子嗣鴻業理萬邦聖后之生實自孫氏正位中宫母儀天下推原祖德厥有明徵公諱士英山東濟南府鄒平縣醴泉鄉人也大父七翁父復初皆不仕公天性惇厚以禮法自持孝於父母厚

於宗族而輯睦於鄉黨孜孜樂善維日不足人有不給於衣食者則捐資以賑之其或艱難困阨則經營救護甚於為已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見有為非義則委曲誨諭使之徙義而後已平生言行不違於理葢自少至老未甞變節易意鄉邑之人皆敬而仰之曰此善人君子也其積累之隆如此是以流慶發祥於其子忠篤生聖后儷體至尊以奉神靈之統開萬福之原天之佑善如此然皆自公啟之於乎盛矣公娶丁氏同邑其之

女實與公同德以中宫貴忠自中軍都督進推誠宣忠
翊運武臣特進滎禄大夫會昌伯遂追封公會昌伯封
丁氏太夫人公大父父皆贈會昌伯祖母張氏母高氏
皆夫人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年若干丁夫人卒於宣德
辛亥九月十九日年八十七勑葬於其鄉陳家莊横山
東北原公四子長即忠次蠢兒早卒次魯次智女四嫁
王友諒高子昇王仕興劉宗禮孫男四繼宗紹宗顯宗
續宗皆懷遠將軍指揮使孫女四長今上皇后次適陳

禮次朱璽次朱能曾孫男瑄琦璘孫氏之福厚矣惟公積累於前而子孫克繼於後故能受恩於朝廷而顯榮光大此豈偶然哉忠惟公及太夫人之德實福慶之本今荷聖仁賜顯爵得立碑神道而無文以昭示久遠恐泯泯或忘乃來請文刻諸石故為序次之而系以詩曰惟天明明善類實彰鄒平大宗奕世有光公之淳懿篤於為善持之以誠久而不倦孝敬於親厚其戚姻不吝貲財以周困貧赴人之急甚於為已忠厚之言出之亹

亹公有賢配其德實同邑里之閒靡不敬恭公德在躬施于令子克慎以脩萃和儲祉篤生聖后嬪于聖君恩典隆施肶肶其仁褒以命書錫之顯爵天臨日彰令聞昭灼易曰餘慶書云降祥何千百年愈久彌昌橫山之原神道有石刻此銘詩以告無斁

資善大夫兵部尚書侯公神道碑

侯氏世家澤州公之曾大父伯讓大父慶先父大亨皆業儒而不仕公諱璡字廷玉自幼端重寡言笑而聰敏

喜學慷慨有大志讀書窮日夜不休凡遇宴樂輒先退不欲以酒廢事先生長者皆以遠大期之舉為州學弟子員永樂癸夘山西鄉試第一遂取進士為行人以善辭令而剛果能斷得名四川雲南廣西諸土官爭地累年不決者朝廷以命公至則按圖誌考故實召諸耆老開誠布公智力貨賂不可移由是皆恱服而罷上亦以為能交阯黎麟請命公輔禮部侍郎章敞往錫封至其境闕門低且隘先驅者謂當傴度公止之曰此中國所

謂狗竇也於土人出入則宜今天命下臨不可由此度
逬者驚懼為撤關乃度由是蠻夷益謹禮不敢肆既歸
毫髮無所受人以此益賢之遷兵部主事塞北阿爾台多
爾濟巴勒犯邊會昌伯趙安尚書紫車等自凉州分兵出
鐵門關攻敗之公與有勞績以外艱歸居喪盡禮而哀
戚加馬服除陞郎中麓川思仁發反詔尚書王驥率師
討之公在行往来督戰視將校用命以施賞罰討賊攻大
候州公以偏師往援令于衆曰吾視賊氣驕有輕我心

宜掩其不備即麾衆薄之呼聲動天地斬殺無算賊大潰我師益奮與參將冉保等遂破石甸等十餘寨聞大軍至麓川賊阻截不得通公與保等由高黎貢山晝夜兼程進與大軍合擣其巢穴賊遂平凱旋陞禮部右侍郎賜白金五十兩鈔五千錠綵幣五表裏且錫誥命以寵之贈大父父皆禮部右侍郎祖妣李氏母宋氏皆贈淑人封繼母劉為太淑人妻翟封淑人尋奉勅鎮雲南得便宜從事雲南饑公發倉廩及募富民出粟以賑之

全活甚衆會再討麓川餘黨公引偏師由千崖南甸進破賊子思機發所居寨獲其妻孥輜畜捷聞陞左侍郎賜白金七十兩鈔五千錠綵幣七表裏丁太淑人憂命馳傳奔喪即起復遣行人賜祭官為治葬遷兵部侍郎復鎮雲南築騰衝城置軍衛焉時議以賊子思機發在孟養復命靖遠伯王驥以兵往勦之公與都督張軏分軍抵金沙江造船先濟奪賊地為營於是大軍畢度燬其柵而進賊奔孟養度不能支各鳥獸散去公窮追至

孟糯海子等處不可得乃班師諸夷酋長皆震駭曰自古漢人無度金沙江者今大軍至此真天威也南夷無復反矣還鎮雲南今上即位遣使齎闕嘉勞賜白金三十兩綵幣二表裏貴州饑苗叛攻圍新闕諸衛道梗弗通城中食盡命公總督軍務往征之時普定圍急公自雲南選善射者為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州副總兵都督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龍里甕城羊腸楊老令溪諸路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

圍俱解由興隆而下抵鎮遠皆平定事聞上嘉其功陞兵部尚書又進克安莊克西堡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癘大作公得疾舁歸普定醫弗效諸將問疾惟戒以勿輕此賊宜整兵進勦無貽患生民遂卒未嘗一語及私時景泰庚午八月十三日也上聞嗟悼遣官賜祭命歸其柩於澤州有司治墳以葬生於洪武戊寅三月初六日享年五十三其葬以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其墓在五門山前先塋之次子男一曰爵朝廷以公功命為錦衣

衛世襲正千戶女一許嫁寧山衛指揮胡剛之子長景未行孫男三侃偉儀公姿貌瓌傑器量弘深而兼資文武仁義忠信之實有諸内功名事業之美見諸外卓然為今名臣人之能者葢鮮矣予念天之生賢必使之有為於世俾荷國家之重而得盡其才不徒小試而已也今天子勵精圖治日靖四方而公以壯盛之年當戡定之託遠大悠久之業不克見其成嗚呼豈非可惜哉予與公同朝久相好為最深於是爵來請予文刻諸神道

以示久遠誼不可辭也乃序次其事之大者而系以銘
銘曰侯氏之先世為儒家自君祖考弗耀其華君早嗜
學科乃峻擢歷位而陞膺此殊渥文武之才兩取其優
伐叛南夷克闡令猷偏師疾攻風激霆怒振槁摧枯有
仆無拒飛度金沙遺孽逭逃煙塵廓清弓矢載櫜蠢茲
有苗乃敢干紀震以餘威所向披靡遂陟夏卿遽返于
冥維茲戎功弗究厥成天子曰嘻曷表朕志五品之榮
子孫世繼大山峩峩靈秀所鍾蔚然新宮公在其中勒

銘穹碑負以龜趾詒後不忘庶其在此

重脩開平忠武王廟碑

正統十二年秋八月通州守臣李經言州城東南隅舊有廟以祀開平忠武王常遇春盖洪武三年奉勅建每歲春秋守臣以少牢行禮庭下載在祀典今八十年矣脩治不繼日入於弊懼無以稱朝廷崇德報功之意請繕完如法制曰可命工部聚材鳩工撤而新之通州諸衛及州所屬縣各以丁夫給役且命總理通州諸務都

指揮僉事陳信兼督之命既下文武吏士奉承唯謹材不徵而集工不召而至智者效謀壯者效力作正殿前殿翼以兩廂前啟三門旁列廚庫凡諸像設靡不畢備弘麗靚深有加於昔經始於九月己酉而以明年四月成於是信来請曰是役也宜有紀願書而刻之麗牲之碑惟天生大有為之君必輔以不二心之臣肆我太祖皇帝受命而興王以忠信智勇佐之飛渡大江霆擊電掃東南郡縣以次削平既復下兖豫遂議北征車駕至

汴申命大將軍徐達而王為之副諭以仁義行師毋殺戮以逞天聲所臨無思不服王先至通州禁侵暴務安輯人不知兵市不易肆皆愛戴如父母遂收燕都明年平河東入秦敵復侵通州王還兵拒之通州之人免於荼毒其德王尤深王遂率師破開平大俘獲而歸至柳河州以疾薨柩還過通州州人皆罷市迎哭既去而念之不衰飲食必祭上思王之功而知民之感慕如此此廟之所以作也昔漢之西鄉侯張飛號萬人敵嘗拒魏

將張郃於巴西大破郃軍以安此土巴西人德之歷千餘年而廟食不廢今王以雄材大畧佐太祖定天下兵威所及王之蹟為多其功烈在朝廷利澤在生民蓋甚大較之飛實過之國家褒答勲臣恩禮之厚亦非蜀漢可比王生為上公沒有顯號而廟祀永久蓋宜也王之廟在京師尤盛此特其别祠焉耳今天子又新而大之所以承先德而報王功其超越百代可知矣乃為述其事而系以詩曰太祖龍興四海從維王仗劍先來同所

向無敢當其鋒通州亦在破竹中奠安民居遏寇衝播灑義澤揚仁風閭閻歌舞靡怨恫旌旗北伐兵馬雄汎掃絕漠煙塵空大星宵墜感帝衷錫以顯號昭殊功廟食於此罔不恭聖皇繼述棟愈隆神之在位儼儀容調和陰陽斡化工疵癘不作歲屢豐春秋祀享無終窮

兵部尚書贈榮禄大夫少保兼尚書鄺公神道碑

兵部尚書鄺公既卒之明年皇帝悼念不已詔特贈少

保兼兵部尚書進階榮禄大夫而官其子儀為主事儀
奉公衣冠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里之原而
述公之行請文以刻諸墓道嗚呼直公故人也其可辭公
諱埜字孟質别號樸齋郴之宜章人曾祖某祖某皆有
學行而不仕父子輔為學官縣令名重當時及公貴祖
父皆贈兵部左侍郎妣李氏王氏皆贈淑人公早喪母
祖母李撫育之見其不凡最鍾愛曰是子能大吾門公
孝友勤儉出於天性而撫弟妹尤篤其於學問不待程

勸選為邑庠生而泰和王敬先為訓導循循善教公亦勉勉善學學成取進士遂入都察院理刑獄以廉平得名永樂癸巳拜監察御史時車駕在北京有言南京鈔法阻滯命公往察之衆謂將起大獄公往擒市豪一二以歸奏曰市人聞令皆震懼今鈔法已通矣上頷之而罷倭寇犯遼東公往按問戍守之失律者凡百餘人皆應死公為開陳其可矜狀甚明上然而宥之山海關吏卒邀阻行人以取財亡逃之人則受賕縱之去弊積滋

甚公廉得之歸之闕悉擒治抵罪弊為之省丙申北京營造執役之人累鉅萬上念有病者命醫與善藥又慮其奉行不謹命公察視之公躬履其地令潔其穢汙而時其藥食由是病者多不死戊戌石州人有詣闕告變者曰州民與陝人羣聚千餘謀不軌上擢公為陝西按察副使往理其事果實即以官軍勦戮毋貽民患賜之楮幣給驛而遣之公至察其誣乃反獄亡命妄言冀脫死即具以聞上命止弗問而誅其造誣者宣德己酉陝

右鐖華亭宜川尤甚公私廩皆竭公廵歴其地憂之乃移旁縣粟賑馬羸病不能興者命官府煮粥食之民以全活庚戌至納湑憂歸道聞父喪哀愈甚每號痛輒欲絶其治喪一用古禮其祭亦如之服除拜應天尹輦轂之下賦急役繁公一以養民為務事無大小苟可以興利去害無不用其心至於市征田稅皆酌其平豪猾不得為輕重賓興之歲公設科取士厚其禮而峻其防得人為多且撙節其費以待會試故事集而民不擾視異

時蓋省十三四歲大熟麥有兩岐者民歸德於公公拒弗受正統改元進拜兵部左侍郎時西鄙有警尚書王公往視師公獨任其事上嘉其才荊湘民多隸戎伍公家亦與焉至是特除其籍以示寵己未京師淫雨壞官民廬舍公奏曰此陰氣為沴兵陰也皆臣等不職所致乞罷歸田里上慰勉之師征麓川公舉蔣貴可任卒有功衆人以為知人天下軍衛總小旗當代者於例必就試京師有道遠無資不能來者終身不得代公請各於

都司試之人以為便時有言欲變易軍伍使南北之人各適其土性下羣議衆依違其間公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咎將誰歸卒不動嘗自念曰治軍吾職也當為國家惜其力養其銳氣以備不虞故凡軍家利病有當興革者必為上言之多見信從已已邊報敵入寇上命治軍旅而權姦獨主親征不與外廷議及詔下大臣皆以為不可即上章請留不聽公從行出關屢奏言此小醜不宜屈至尊惟指麾諸將足以成功

不聽權姦惡其數言事欲疎之勅公與戶部尚書王佐隨老營至懷安墜馬幾殆從者請少留懷安就醫藥公曰天子在前吾為大臣豈可託疾求自便力疾而往至雲中車駕回鑾然行止疾徐惟權姦所命至宣府敵兵踵至公深以為憂再上章請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殿皆不報最後公詣行殿申前請權姦怒曰汝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公抗言曰我為社稷生靈而言何得以死懼我權姦愈怒叱左右扶出公與王公相對泣帳中

明日次土木營中無水士馬皆饑渴敵四面集矢下如
雨衆奮欲戰又為權姦所沮須臾師覆公遇害蓋八月
十五日也生於洪武乙丑某月某日年六十五娶吴氏
有賢行子男一即儀女一嫁同里士人歐陽瑄孫男三
琦琳珍公學博行莊仕宦四十年風裁凛然見重於士
大夫威行恵施近悦遠懷服仁蹈義至老不衰此其平
生大節也權姦誤國而卒陷馬豈獨公之不幸哉嗚呼
銘曰允毅鄺公逢時之隆學古入官薦躋顯庸執法在

朝為名御史再陞外臺其行愈偉京尹堂堂百郡所瞻
惟少司馬戎律有嚴遂陟夏卿君子所重噫其逝矣云
誰不慟人道之大曰義與仁仁義不違何愧於人刻文
墓碑負以龜趾永永不亡庶其在此

贈少保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高

公神道碑

公高氏諱焯字元昭其先河南懷慶人從宋南渡居泰
州之丁溪高祖彬曾祖明皆有德善而不仕祖椿字壽

之元季徙居蘇州張仕誠據蘇州州人多為用獨能以禮自防不苟應徵辟戒諸子曰彼無遠圖不足與有為汝曹當讀書待時而動洪武初復徙興化故公為興化人自幼有節槩志尚高簡篤意教子必由於義依於仁其教閭巷子弟亦如之多所造就洪武中鄉人蘇价為鴻臚丞欲薦用之公以守墳墓不可去力辭平居喜振施見人有急周之惟恐不至嘗渡楊子江有舟敗者資皆沒溺栖栖然無所濟公即探囊中金與之泰州儒士

陳景文當行成而貧無貲至鬻子以自給公捐金贖還之俾父子得全又嘗過市見受刑者屍暴露公解衣覆之而去人笑其迂公曰吾不忍見此迂者固如是也公兄弟四人皆邃於學而敬愛尤篤伯兄元吉洪武辛亥試藝高等歷興化湖口二縣教諭終廣東樂昌簿次元暉以明經舉授平山丞既湍陞工部主事卒其三則公四則元昕深於易能以易數推吉凶禍福然與人言必主於孝弟忠信未嘗涉非義公事二兄撫季弟克盡其

道極怡愉之樂兄沒事寡嫂如兄在時嫁孤姪女不異
於已女宗族鄉黨重其義因稱為義翁公亦因以自號
性好遊而喜吟往来吳楚湖湘江浙晉趙之間遇山水
奇勝及前賢遺跡輒徘徊登覽而見於吟詠清新典雅
有唐人風致名其集曰聽雨藏于家公娶王氏松江望
族有賢行凡公所以惇孝弟睦族婣恵困窮而遂其惻
怛慈愛之施者多其助也三子孟曰禾仲曰穀季曰稷
孟季皆務學為士人仲取進士致通顯歷官翰林春坊

今為少保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其文行政事表然為時之望天子嘉其賢而推原所自出公既封贈春坊司直翰林學士工部侍郎今又加贈公而上及曾大父大父皆榮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妣皆夫人此豈偶然之故哉皆盛德之應也公以某年某月某日生而卒於某年某月某日享年闕十其葬在闕之原少保篤念先德蓋久而不衰思表諸墓道以傳於永久而猥以屬予不腆之文豈足

以揚公之盛美而慰孝子之心哉然不可辭也故序次其事而系以銘俾刻焉銘曰高氏之先家于覃懷宋室南遷遂與偕来于泰于蘇與化三徙不詭不隨既多受祉維公承之益展厥謨原有田廬堂有詩書祖考之孝兄弟之義困阨危亡亦克用濟偉矣令子為孤為卿在帝左右以賛國成帝曰休哉其来有自寵贈及公一品之貴命書煌煌式降自天惇本濬源恩禮備焉佳城峩峩公安于此靈秀所鍾以利後嗣維德之茂啓慶在茲

刻此銘詩百世之詒

故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徐公神道碑

公徐氏諱闕字闕世為和州烏江人國朝受命之初公之父闕自闕萬戸軍中攜公来歸雖少而器宇不凡英鋭果敢迥出儕輩上洪武丁夘以来數從大將征金山伊瑪河又征哈勒哈伊都山及寧下皆有功簡隷燕山右護衛為十夫長太宗皇帝舉兵靖内難置勇士一軍公在選中克懐来雄縣莫州攻圍真定以功陞隊長領

五十夫從克大寧戰鄭村壩功多陞勇士百戶又從取廣昌下蔚州圍大同鏖白溝河遂圍濟南陞副千戶從攻克滄州合戰於東昌又戰威縣皆大捷時真定軍邀我歸路公以歸師擣敗之又從戰夾河戰藁城進攻順德彰德遂攻西水寨功最超拜指揮同知又從下東阿東平汶上戰肥河戰大店皆捷又戰小河公深入陷陣連殺十餘人敵衆辟易莫敢當忽大風塵起軍亂公猶奮槊直前呼曰男兒當於死中求生會馬蹶沒於陣太

宗皇帝深惜之永樂元年大封拜嘉公勞績命官其子
恭陞授金吾右衛指揮使俾子孫世襲父閔贈昭勇將
軍指揮使妣蔣氏配李氏皆贈淑人上念小河之戰而
嘆公等之勇烈加贈驃騎將軍都指揮使盖異數也公
剛正質直沈鷙簡重不妄言笑與人交篤於信義閒暇
惟講習武畧未嘗慢戲佚游諸軍皆目為長者勇士一
軍上所自將俱才力過人不畏義死而公尤號魁傑每
臨陣大呼先登衆從之所向披靡衆或稍後輒瞋目嗔

罵曰丈夫當奮前以死寧退縮苟活邪盖以死勤事乃
其志云死之日洪武壬午四月某日也年𨳝十有子一
人即恭初自金吾右衛指揮使領親軍以才行重當時
娶郭氏故武定侯追封營國威襄公次女孫男二光輝
恭既葬公衣冠於縣某村之原而慮其功德不顯於世
乃因鴻臚卿楊思敬請於予曰先人効勞國家歷官三
品加贈至二品受恩厚矣於法得立碑神道敢請文以
刻焉予謂自古豪傑之士有志於當世而能遇主以成

名者少矣遇主以成名而泯沒無聞此則其子孫之過也公之所立誠無愧於古之豪傑而有子孫汲汲以圖其不朽是可謂賢也乃為序述其事而系以銘銘曰允毅徐公逢時之隆奮自戎行以奏膚功太宗龍興雲蒸霧翕公於其間實百其勇天戈所臨無役不從維霆維風維虎維熊戰則必勝攻則必取摧兇抑強克致其武鏖於河濟煙塵晝昏氣欲盡敵義不顧身公往不還天子興喟何以報功二品之貴公之餘慶其流則遐賢子

令孫足興其家有封在原有碑在側刻此銘詩垂耀無極

故通奉大夫戶部右侍郎焦公神道碑

正統己巳五月廿一日戶部右侍郎焦公以疾終于家年五十八先是詔以叛賊思機發猶不庭假息孟養命出師征之而以公主餽運抵金沙江公奉命謹甚冒瘴癘以進軍不乏食而身則病矣然尤力疾終其事師還遂浮三峽道荆襄以朝京師公家南陽葉縣以困憊弗

堪少止求醫藥而疾加劇不能就道即上奏曰臣餽師無功又不善攝養為瘴癘所侵今瘡復作連項背勢且日甚恐不得入朝見陛下謹具奏復命踰數日訃至上深悼惜之命禮部致祭工部為治墳塋子鈍卜某年某月某日奉葬于某山之原而以翰林編脩劉定之所述行狀來請曰先人之葬朝廷寵終之禮厚矣然官至二品於法得立碑神道敢請文以刻焉公諱宏字克明世為棗人曾祖成祖敬皆不仕考英嘗主鄗及萍鄉二縣

簿公貴祖考皆累贈至通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祖妣程氏妣耿氏皆贈夫人公天性至孝事父母皆盡其道居喪皆哀毀如禮其於為學日夜不懈學成取進士拜監察御史守正不阿時都御史顧公馭下嚴御史有不謹禮法者皆罷斥獨善待公嘗出按貴州貴有疑獄不決論死者百餘人公察其實以聞皆釋免坐者十人而已公署相傳有妖前之御史皆避正寢不敢居公處之恬然陳都督鎮鳳陽行有違法者人重誣之欲寘之死

地宣宗疑之命擇御史之賢且明者往廉問以命公至則為直其誣而坐以所當罪得不死謫戍邊由是公曰益有名人有受誣不能白者皆以得遇公為幸壬子陞江西按察副使人謂江西俗健訟公曰吾知其人多讀書識道理吾當以理諭之訟無難決者於是人有訟唯折之以理不尚嚴酷人亦感公之德無不服從獄遂清省江西連歲歉積逋稅藩府病之吏部侍郎趙公任總督奏以委公公撫循勸諭民懽趨之事以辦治已未陞

江西右布政使益以寛厚為治察下吏之有才行者奏
進之有起自末僚而為縣令者九江歳納蘆柴而其地
不産乃斂錢於民買自他所以納馬逋負歳積民益困
公為奏免之新南昌府學脩公署正堂及吏舍皆捐俸
以倡僚屬故不勞而集每以公事行縣寛而不縱嚴而
不殘吏畏而民愛之尤喜興學舍奬進士類九江濂溪
書院久廢人侵軼其地公復之建祠宇以興起其士人
郡邑之中有寒畯不得齒於學公羅而致之禮遣為弟

子有與鄉薦而貧不能赴春官者公皆厚禮送之由公而成名者衆歲辛酉徵為戶部右侍郎食從二品禄有重事則以任公閩浙蘇松半臨海寇往来海中伺便肆抄掠兵備弛廢上命公往視閱諸軍脩城堞備戰艦防守之法有當因革增損者悉以便宜從事政令一新寇不得為害蘇之嘉定民有田數百畝已歸之官而税尚在民民苦之公請蠲其税甲子閩中復開銀場又命公往視課額重者請減之以利民乙丑上以陜西緣邉皆

宿重兵俱仰食内郡河南濵陜多積粟而諸衛多屯田慮有名無實復以命公公按視其廪庾考較其耕穫姦弊盡革儲偫以充其他建立之可紀者多類此盖公盡心朝廷遇事勇為為之必盡其方不擇利害為取舍與人交謙恭和厚言語恂恂有不當其意輒毅然自任不可回於得失不較也公為人如此上之欲用公與士大夫之所以期望者盖有大於此而今已矣豈非深可惜哉公兄弟三人最相愛長兄寧早卒公撫育其諸孤以

家事屬仲弟宜令季弟寬得專意於學寬遂與鈍亦相繼取進士而寬為御史焦氏世科之盛人罕有及者公娶同邑李氏累封至夫人子男二長即鈍次欽女四長適西銘次適李容餘在室公以文行政事為當時顯人而子又克孝用表著於後庶永永不朽予家江右素知公且同朝久相知益深奚可辭故論次其事之大者系以銘詩而俾刻之石銘曰天佑聖明篤生俊才侃侃焦公乘時偕來為名進士為賢御史正直自持譽聞遠邇

出副外臺亦克持平教行恵施刑為之清遂陞方伯召公是式亦有詠歌叶于南國天子曰来汝佐司徒邦之大計汝審厥謨出入中外有勞有烈天不憖遺惜哉此傑命之不延人亦奚悲功立名存百世之思刻文道周頁以龜趾云誰為之公實有子

處州太守李君墓碑

李氏世居泰和南岡里蓋唐西平忠武王之裔元栢與路同知英叔英叔子皆春皆春子南安推官如春如春

生伯昂則君之高曾祖考也伯昂娶胡氏而君為第三
子在元李氏以貲富為大家經亂盡失之君幼從父學
雖貧而器宇偉然英敏出儕輩既長學日益進連不得
志於有司洪熈初以賢舉授清河縣知縣清河縣小而
當衝要官舡餽運赴北京者日相銜役夫動以千計前
之為縣者不能辦言於朝得沭陽五百人為助然去家
遠窘於衣食至是君請以清河人代之而令彼代輸清
河浮徵三之二兩縣皆便馬官船主者每以役夫善逃

為名收其衣資掩有之役夫有寒餓致死者君命各為牌書其目納於主者收放以牌為驗害乃免清河民好乘夜縱火或發塚以逞忿君為教戒之詞十三條俾各里書於夫牌篤實者掌之每朔望警訓焉且令書其民勤惰善惡以聞俗為丕變宣德中歲旱民艱食飛蝗蔽天君禱于城隍神而蝗不入境滿九年用禮部章侍郎薦陞知蘄州清河民五百餘人詣闕乞留命以知州理縣事縣民有湖田數百頃淮安衛卒奪其利民代輸稅

者六十年君為奏之詔覆實以還民民有困饑攘人一
牛殺食之事覺御史以為强盜一家應死者八人君曰
以八人償一牛情實可矜言之上六人得免死留守衛
卒有姬泰者自福建還挾重貲為同舟所害過縣以病
死告巽得公文以自掩飾君疑不予使人廉得實情發
其姦舟人皆伏法清河在兩京間東南之人所必由道
死而不葬者何限君憫之鄉民有應役于官而需次者
日遣十數人人給米一升俾收遺骸為三大塚葬之縣

民有事不遣卒追呼但與為期皆自赴有爭訟者以理
諭之令退省以俟命多感服而罷治清河凡缺年視民
如子淮水屢漲淮民屢絶粒君亦屢請于上官願及時
賑濟若俟奏報民殆盡淮民賴其恵歳饑民無以輸税
而官府急催科淮南北之人皆鬻兒女君又言之上官
當緩催科急賑濟以固邦本淮民兒女皆得完於是皆
愛君如父母丙寅詔舉賢為郡守刑部尚書山陽金公
以君薦命知處州使者持符至清河俾即上道一邑之

民無少長愚良皆流涕願留而不可時處州亢旱君至而雨民大悅進耆老問風俗禁民間生女不舉有喪不葬而焚棄者擇城北閒地數十畝為義塚葬遺骸凡無葬地者皆許葬其中民大化服方詢察利病次第罷行之而疾作矣以正統丁夘五月八日終于官舍年六十三蓋在郡僅踰月而已凡諸同僚及郡之士民感君之德而服其教哭之皆哀謂非君之不幸乃郡人之不幸也君事親孝當貧時授徒以資養甘旨不以進不先嘗

父卒葬祭必以禮而事母尤篤嘗迎至清河縣就養忽得風疾君每出臨政戒妻子謹護視歸則躬侍左右進湯藥夜卧榻前承候起居踰年不少懈母性嚴多躁怒怒則益恭衣冠跪以聽命至竟日達旦怒解乃已兄弟相友愛平居惇睦無間言當疾大漸惟子遇弁孫鎬在側語曰汝曹宜讀書為善無忝父母既又曰吾死無所憾惟老母八十三康健在堂而不得終養此吾所憾也吾豈能瞑目於地下哉語訖悲不自勝君天性篤孝至

死猶不忘如此娶蕭氏又娶徐氏子男三長武沙縣訓導次遇皆蕭出次弁徐出也女四嫁周謐胡質張威龍京孫男鎬鉅鉞遇等奉柩歸以正統十二年十月初五日葬於廬陵永福鄉英村之原至是遇来京師以所述行狀泣請曰先人今既葬矣維其德善先生實知之敢請文以揭諸墓道庶永永不朽予念與君交好三十年相知為最深其美不可以徧書為序述其大者系以銘俾刻焉銘曰李氏之先系出有唐綿綿相傳盛于西昌

栢興南安式濟其美迨君承之表表愈偉清河之政聞於兩京既隆其功亦著其名嵬嵬者氓奚信奚慕維仁之從維義之附千里郡寄未竟厥施天弗憖遺其誰不悲漢紀循良周歌豈弟是究是懷曷其有已英村之原鬱鬱新阡靈秀所鍾君墓在焉斲石道傍負以龜趾刻銘垂休作者太史

河間太守廖君墓碑

廖氏故泰和儒家君曽祖自強先生元臨江教授以文

名當時祖叔章不仕父潛仲海康教諭皆有學行君其次子也諱謨字文績幼讀書頴悟過人學成取進士選為翰林庶吉士聲譽日起以外艱去服除授頴上令為民去弊興利民德君太宗皇帝征沙漠君督餽餉時事有違誤者以軍法論君能得民心獨不勞而事集丁内艱改長沙令長沙賦繁役重民苦之君撫循勞来出於至誠遇事必思所以利民者長沙交廣要衝方南征時諸中貴人及大臣要官經畧其地與夫輸送之往来者

相接于途君承上撫下曲盡其宜民頼以不擾旱則躬禱雨輙應邑有虎為害民設機穽不能止君禱于神虎為之屏跡士大夫歌頌焉秩滿陞刑部主事明慎折獄尚書魏公嘉奬之舉為福建按察僉事閩去京遠且富饒為吏者多不檢君獨持風裁衆稍畏戢然亦思中傷之及捧表來京師道建安遇雨買雨具令慢君君笞辱之反誣君損直縣人有為達官者惡君辱其令左右之左遷君河間同知君持己治民一如為令時吏畏其公

民懷其恵守缺僚屬奏願君為守民伏闕請者亦數千詔從之治河間凡八年人親戴之如父母正統戊辰八月初十日卒於官年五十六娶陳氏先卒一子曰京早死女三嫁彭適張曽質又娶許氏四子穎湖安泰湖舉明經為深州訓導孫男二予兩家居相近君曽祖教授先生與予先祖尚書公有斯文之契而予少時又與君之先考教諭先生同游鄉校最相好見君幼時聰敏英發最竒君及君廷對予讀卷殿廬得所獻策而進之君

在高等選入翰林學古為文章其才思湧出千百言可立就見義勇為不擇利害為趨舍為守令治績皆無愧於古人其賢如此而不至高壽以卒嗚呼惜哉君之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其墓在牛路山之原當樹碑神道故予為次第其事而系以銘詩銘曰猗嗟廖君有學有文才超乎當世行配乎古人不六十年而歸諸泯刻辭垂休愈久彌新

文昌閣碑

延真觀文昌閣者道會戴用拙之所修也初用拙祖師康浩然捐重貲為此閣高大之觀臨一州既足以奉神祀致休祥而州南山水之美林木之繁可一覽而盡士大夫樂與遊及庚子之亂燬焉其後因故地為庳屋十數楹以居其徒不足以稱前時之望其師蕭務玄奮欲新之未遂而化去至用拙領教事遂以興作為己任前道會彭海雲則其師之兄也亦力贊其成用拙乃罄已貲與其徒走湖湘市大材邑里好事者又隨多寡出錢

助之經始於永樂十四年𣄃月至十六年十月而閣成前後為屋各三間高三十尺廣二十六尺深視廣加二尺馬東西傍為二閣以通往来其高深如前之數而廣則减十尺瓌傑堅好不異於前土木采章極其輪奐邑士袁仲愚繪文昌帝君置其中正像一旁像二香花鐘鼓朝夕嚴祀馬世傳神生於成周歷秦漢唐宋皆有顯蹟以忠孝存心以仁恕及物至謂士大夫之貢舉而神亦司之然其所以隂為予奪者必視其德之盛衰此載

其書者然也神之為道如此誠古所謂盛德必百世祀而非其他出聲威見光景以驚動禍福人者可比也而用拙所為道以清淨為宗以無為為本顧乃切切於文昌而尊祀焉以自合於吾儒豈非賢乎雖然吾邑之人以文學奮身而成功名享禄位者豈專以神事為哉蓋上有聖文神武之君下有好文興學之俗而神之功化並行其間此其所以盛也用拙清俊拔俗有才行予嘗與之從容知其能有為者至是請書其事於石以貽久

遠而凡出財力者則誌于碑陰予不能辭也乃為書而銘之銘曰白鶴之山神所宮寥陽宮殿煥當中偉哉新閣勢愈雄壁房貝戶相玲瓏文昌帝君儼德容百靈後先紛景從鐘鼓列祀甚嚴恭玉虬為駟雲錦幪飄然御氣起鴻濛注為甘澤流祥風疫癘不作歲屢豐萬姓鼓舞歌時雍茲邦文學鄒魯同九霄翼翼爭攀龍司其祿秩禜乃躬以德為行福亦崇惟神居此無怨恫玄化默佑駿且洪皇猷丕顯吾道隆千秋萬歲神之功我為銘

詩埀無窮

三茅山崇禧萬壽宫重修三清殿碑

三茅山崇禧萬壽宫重修三清殿成道録司右正一湯公希文以其成之不易也偕其徒華陽副靈官兼本宫住持丁與明具事之本末来求予文以刻諸碑三茅山者古勾曲山也仙經所載洞天三十六而勾曲居第八曰華陽洞天福地七十二而金陵地肺福地為之首則勾曲之山信天下之靈境也漢茅君兄弟成道於此而

山遂以茆姓顯晉隋梁唐以来茆君之道益彰徹大行嗣而傳者彌衆歷世相承館宇鱗次凡十有二而曲林館為最陶弘景居之其清德淳行高風絶俗當敬禮焉至唐其高第弟子王遠知妙契玄理道德崇高識太宗於龍潛時由是深加眷獎賜所居額曰太平觀而改創焉累代因之益加崇飾宋之時有朱自英宗師者至道妙用感則必通為章聖皇帝祈嗣獲靈驗復改太平為崇禧迄宋之世致禮不衰元延祐間特進上卿玄教大

宗師崇文弘道真人吴全節以崇禧覲神明之妙聞於上詔賜號曰崇禧萬壽宫凡有禱祀以福國裕民必至是宫宇之盛蔚然為神仙之居他莫之能及重紀至元丙子歲主者弗戒燬焉於是高棟廣宇峻級崇臺皆化為荆榛瓦礫之場葢百二十年矣興弊起廢莫有少槩于心者湯公初為靈官于兹雅有志興復然以前代治此宫皆本於朝廷而有司任之故極其盛如此今草衣木食之流而欲興是役豈非難哉然不敢不勉乃盡出

其貲以舉事而首命陶為瓦甓二十萬有奇其他材用亦次第營辦會有言公道行峻潔宜在師表之地詔徵入道録司典教事而志未克遂與明實受教於公夙夜祇懼思有以成公志乃白其事於冢宰曹公義及守玄沖靖秉誠專確志道衍教妙悟静虚弘濟真人邵公以正曹公句容人知崇禧事為詳邵公亦掌道教事聞其言而嘉之皆助白金百兩凡好道樂施之士各以多寡助焉遣弟子丁玉輝市材於姑蘇歸至毘陵筏重水溢

不得上衆患之忽江水盛長風大發一夕飄筏至山之西陽橋下人皆以為神助云乃集羣工度衆材脩短巨細各中程度莫不備具工善材良並手偕作經始于正統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而以景泰四年秋九月成正殿以間計者七其高六十六尺有竒東西九十六尺有竒南北七十六尺有竒崇深廣大之觀金碧輝華之美蓋於昔無愧奉三清之尊於其中香花鐘鼓朝夕嚴事山川之靈悉有喜氣雲霞發色草木競秀人亦莫不稱

其能夫天下之事以得人為本茍得其人則雖難而成不然則事雖易亦未有能興起者宫之廢久矣遠近之人智足以有謀勇足以有為而富者足以給其費然卒至于今豈非必得人而後能有立歟三清者道教之所尊也居之而殿祀焉蓋立教之本崇道之基也然則湯公與其徒之建立如此則道之隆教之昌將不與古昔並美乎公年益高德益茂虚静專一澹然自守與明聰倍秀偉敏於求道而繼志述事為尤篤觀於此可見是

不可無文以傳於後世使知其成之難而相與維持於永久故為書其事而繫以銘詩俾刻焉銘曰勾曲之山矗竒形洞天福地自古稱崔嵬秀拔開翠屏盪摩日月揚光精茆君上仙駕雲軿玄化顯赫徵庶氓瓊宫玉宇高崢嶸晉隋梁唐及宋興詔賜華榜增寵榮崇禧萬壽无與名一夕不戒遺榛荆毅然起廢人鮮能皇明運泰道乃亨維兹湯公秉一誠勤苦介持殊堅貞經始未就来神京嗣師清脩曰與明夙夜不懈思繼承守玄真人

天官卿揮金捐幣衆與并三清之殿欻告成元氣混合神所營揭鐘考鼓轟雷霆君来列侍擁萬靈虹旃霧蓋霓為旌竒氛異靄充紫庭下憫俗世勞其生錫以諸福流祥禎疵癘不作皆底寧百穀蕃廡歲屢登醉飽鼓腹歌太平丕昭神貺弘厥聲穹碑深刻載我銘揚輝耀美三千齡

論

論曹參

漢曹參代蕭何為相國而後世稱賢相予疑之古者大臣之相國也必思為國建長久之業於道所當為者夙夜盡心不敢少怠焉而況輔新造之國乎周公相成王用文武之道治天下有不合者夜以繼日而思之及其得也又坐以待旦而行之其勤也至矣當時之臣莫有過於周公者而周公方吐哺握髮以受其官故能興道立教維持周室至八百年之久此豈苟且偷惰者所能哉蕭何佐高帝定天下聞其次律令矣他未之聞也曹

參代之守何之約束日飲醇酒不事事士大夫欲有論諫亦飲以醇酒使醉不得言嗚呼其亦異乎周公之所為矣何素不知學其相高帝於夫治天下之道未有所立也就使有所立尤當敬守而慎行之以維持於遠天下之大豈酣酗者所能治邪何之律令豈古聖人所用以治天下者邪而參守之自以為足後世亦從而賢之予不知何說也且田制經籍學士大夫皆廢滅於秦是教養斯民之道皆缺也易解之彖曰無所往其來復吉

謂天下之難旣解則當復先王之道當參之時天下已定七八年時非無賢也參雖武夫苟能親賢納善夙夜以此為務為漢家萬世計則庶幾周公之業而遠賢拒諫沉湎于酒至酣歌與吏相呼此書所謂巫風卿士足以喪其家者而參居之不疑蓋武夫俗吏之故態非宰相所宜然也宰相百僚之表也使百僚皆慕效焉則天下當何如哉予意當時天下之所以安者蓋民苦秦虐久矣而幸漢之寬故恬然自安於下非有道以維持之

也然則參雖能清淨不擾要亦茍且偷惰之為耳周公之罪人也大人之義當以周公為正

抑菴文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集卷八九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費元震

柳菴文集卷八

明　王直　撰

墓表

劉君墓表

君諱觡字士方泰和珠林里人世為儒家自宋以來科第顯者累數十大父快軒先生宗榮在元為本州儒學訓導伯父禮部侍郎崧父豐城教諭子彥皆以雄才奥學知名君隨父官豐城時方十歲已能作詩日誦書數

千言賓客有問即應對如響當時大奇之甫弱冠遭父喪即侍母歐陽孺人奉柩歸泰和送死事生皆盡其道而益肆力於學久之博通羣書為文思若決河奚然出儕輩再以書經進於有司不偶則嘆曰親老乃汲汲於此邪遂不復出鄉之大族爭請君為師而歐陽孺人已有病君朝出暮歸往返二十餘里藥食衣物必親視所宜孺人卒葬祭必以禮一不惑於流俗劉氏族久且大先墓無遠近歲時必躬往省之有犯者必訴之官豪猾

知君貧欲以久困君而君氣益勁曰吾理祖宗墳墓可但已耶已之不孝也雖連逮數年必得直乃已由是人莫敢犯尤篤於朋友以道義相鐫切然性素剛人有不善面折之或拂衣徑去以故人多憚君然論鄉邑賢者必曰劉君劉君云君負才具嘗論及為政設施措置多出人意表然不苟求仕進縣庠訓導常缺論者獨於君為宜然欲君且少貶君聞之曰訓導當以道義教諸生師嚴然後道尊顧可自貶以徇人耶自貶以徇人唯餘

子能之吾則否衆益憚君不敢近然君亦不以屑意予與君自少相從講學最相知而翰林侍讀梁先生用之亦雅重君之賢數欲薦之然聞君有疾不欲出故不果薦凡賓興之歲諸藩省請考貢士皆不就以永樂巳亥十一月 缺 日卒于家年四十五其葬在其里嘉湖之原娶羅氏子男五人準登宣德二年進士第嗚呼昔者聖人之論君子也蓋曰義以為質則君子之所為視義之可否而已義所不可雖千駟萬鍾弗顧也況其下者乎

然而喜事者乃或至於屈己以求之幸而得焉則侈然自以為賢孟子所謂齊人之可羞者也而世之論人者好以窮達得失為賢愚若彼者皆其所賢者也是亦齊人之類也此廉恥之所以喪而士氣之所以不振也若劉君非篤義之君子與是足以表見於後世矣故論著以授準使歸而鑱諸石

南溪蕭處士墓表

泰和南溪蕭季廣與其弟季哲季敏季運以永樂二十

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改葬其父處士君於龍門口之原葬已相與謀曰吾父不幸棄諸孤令體魄既安矣惟其德善未有文以表諸墓將何以傳示永久乃使姪釜奉書幣來北京請予文以鑱諸石蓋君嘗從予先祖竹亭先生學而編刻其詩以行於世又嘗請予教其子孫於義為最厚宜其請於予而予不得辭也君諱翬字鵬漢其先長沙人楚軍巡判官覺之裔曾祖南山祖蘭谷父北山皆不仕而皆以德望一鄉君少端重喜學家雖

富不為慢戲佚遊躬行孝弟衎衎如也父嘗病疽疽浸淫内潰勢幾殆君屢齰吮之手注善藥晝夜躬調視疾遂愈未幾母疽發亦如之君同産及從兄弟五人鵬舉鵬起鵬南鵬翔而君最少相友愛甚篤君又恭順不懈庭前生紫荊五株同本君子以為和氣所致於宗族親戚處之各適其宜交朋友重信義周人之急切於為已與人處未嘗易其言言之必當於理至於論事成敗計利害所宜必曲盡奇中人有未善輒從容開諭使為善

於已有忤不校也君貌厚氣温而才行如此衆以為宜在官位永樂辛卯被薦至京師以疾辭歸卜居武陵橋𠇗武山之勝性不嗜酒然客至輒傾倒相歡攻於詩得唐人家法而亦不自衒時時發於咏歌以娛情寫物取自適而已永樂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客于洪以疾卒年六十二娶宗氏有賢行子六人季厚季高早卒今存者四人皆能繼君之志孫男十三人某某曾孫男三人某某予觀先王之世以德行教天下而天下之人皆興於

德行故成周之盛比之唐虞及其後世教道廢而風俗衰至於秦極矣迨漢有石氏楊氏唐柳氏宋戚氏皆世其德義以孝友稱至今豈非垂範取法兼盡其道歟予聞北山翁與鵬舉君嘗以賦役濯法爭就遠義聲動當時至君而施於父子兄弟又篤厚如此凡人守一善有不能終其身或至於子而遂失之者多矣蕭氏已再世矣是固可法也使其子孫謹法而不渝一鄉之人皆化焉則君之善豈不益大哉予故表而出之使揭於墓上

魯府紀善梁先生墓表

魯府紀善梁先生本之以宣德九年七月一日卒於官年六十五其子泰和縣學訓導栗與弟樞奉葬於其鄉某山之原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先生銘其墓矣栗又請予文表諸墓上蓋少傅公與予皆其姻家也義不可辭先生泰和柳溪人自少博學於經傳靡不通始為瑞州府學訓導秩滿陞溧陽教諭以外艱去服闋改納溪蜀王聞其賢舉為紀善丁内艱既除改魯

府紀善先生有英邁之氣忠厚之資其勤於教誨謹於
輔導言行之善者蓋多皆其職所當為不可得而備書
也姑述其可以垂世勵俗者蓋先生事父畦樂毋陳安
人極孝敬凡所以養其口體順適其志意者事無大小
必盡其道至於祿俸餘貲皆以歸於親一不為私蓄計
事其兄翰林侍讀用之怡怡恭順未嘗有所忤父沒家
政舉歸其兄嘗自念惟一子而兄子四人田廬當均給
諸子其兄則不欲有所輕重卒兄弟均分之其内皆化

無彼此言者從弟洞内弟陳賞皆早孤先生皆教之有成賞一子异先生許妻以女賞出為廣西按察僉事以卒异貧無貲産或謂先生於姻事將何如先生曰异雖無地其上獨無天耶卒妻而厚撫之親戚有以田質錢者久之不能贖而貧益甚先生還其券俾得自資先生又有地邇曾氏曾氏僦而耕者數十年累納僦直先生以其同業儒又連姻婭義不受且欲割以畀焉及曾氏孤且貧先生念欲振之曰斯地也吾心許久矣即自書

券往授馬使食其利其在端州人有死而貧不能葬者
輒出錢率衆葬之窮民無告者輒周給之與人處能輔
以義有所未至輒面斥其非人或不能堪不顧也及其
復於善即相接怡然人是以樂親之嗚呼先生之德如
此古所謂治教之本也而不究於用令已矣豈非可惜
哉世之號美才者多矣其於書非不讀也而行或異乎
是蓋有悖其父兄簡其親戚欺人之孤遺而長人之惡
視人之死喪困急而恬不知省者其於仁義何如也夫

風俗之所以厚賢才之所以興起蓋由賢者表勵之也使先生老而歸鄉之良子弟有所視法而益勸於善則風俗之厚賢才之興當益盛乃今不可作矣嗚呼安得復有如先生者哉歲月易邁流風餘韻將久而忘之故特書其可以垂世勵俗者使歸鑱諸石以示來者

王處士墓表

泰和多故家南富王氏其一也其先太原人後徙廬陵之何山又徙安成之連嶺至宋諱明遠始徙居泰和以

詩禮名家宋末有為學諭曰仲鴻者生興祖篤學而好義受知於信國文公公為書續槐精舍四字榜其居以勵之世亂弗克有為學諭生廷珪廷珪生處士諱天迪字功迪少讀書有大志新作一室揭信公所書朝夕勉焉欲有立於世其言必依於孝弟忠信而行亦如之值元季不果出時所在多盜起處士乃傾貲結客以保障鄉里人賴之皇明混一可以行其志而處士老矣會詔下覈民田或誣處士失實盡沒入其貲產處士不能自

白則嘆曰命也而未嘗有怨尤惟訓其子以德義治身以勤儉治家而已久之家復裕國初徵税一邑擇一人有才行者揔徵以輸于府衆畫推處士任數年税以時入無纖毫過差貴賤賢良皆譽之其治已嚴重而臨事寛平從容進退衣然為鄉之望其奉祭祀待賔客必以禮人有未善則容而教之嘗與誣者相接不少見色辭人尤服其雅量洪武甲子閏十二月二十二日以疾卒距其生元大德癸卯之歲享年八十一娶郭氏子男二

思齊思賢女一嫁缺　孫男五守一守訓守貞守敬守恒曾孫男十有一純經維統繪緒綾絢纁緝緋經開封府學教授維蕪湖知縣綾萊蕪知縣處士初葬其里之乾溪後改葬萬安縣誠信鄉湖口之蓮花洲葬已五十年而墓石尚未有文至是維自蕪湖來北京以前國子助教歐陽先生所述處士行狀謁予曰維曾大父實有德善鄉邑罔不聞令前輩長老凋落殆盡而知者鮮矣非為文以刻諸石恐久遂湮泯敢以請於先生予謂先

王之世君子之所務者義與命而已故曰君子義以為質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惟其務此是以於事之當為者勇為之横逆之來茍非其所自致者受之而不報以待夫天之自定也後之君子不明乎此於其所當為者或不為有所不得則盡其智術以逞於一時卒陷於不測而不悔此孟子所謂匹夫也若處士者其可謂安於義命之君子矣子孫之福至久而益盛者天定故也若是有不可表耶故為書之使刻諸墓上

袁叔異墓表

安吉縣學教諭袁君諱同字叔異洪武丙子卒於官明年二月歸葬於泰和縣西之几山不吉又以永樂缺年改葬于缺原又缺年其子範乃來求予文表之墓上按袁氏之先自金陵徙泰和世有顯人至君之曾祖惠窓祖拙餘父彦正皆不仕然皆有學行為人師君生而頴敏喜讀書日記千百言稍長從鄉先生陳心吾受易經入鄉校為弟子員凡在學者皆莫能先君為文章宏肆

奇偉而言論馳騁開合不窮語嘗傾一座其事父母處親戚朋友油然愛敬之施學成貢入太學由太學出奉使浙江藩府大臣皆稱以為能歲丁卯領應天府鄉薦明年授安吉教諭能以所學教諸生其浮詭不法者君以一語折其心皆帖帖為善良故學者多所成就君之才通練足以有為其在安吉於廟堂學舍廨宇及踶用小物靡不整齊完好人謂君小試乃如此使其大用可知而不幸已矣其卒時年纔三十四嗚呼天之於君何

其若是哉自古大賢君子負傑出之才而不試於用者不少若君猶得為教官以少見其才而人之能如君者又少也盖其隨俗變化夷高以就下上無以教下無所承式然則如君者可勝惜哉使君尚在而當佐理之寄推其所施者而大施焉則人將無遺利矣而乃止於此豈非命邪雖然賢者必有後天之道然也故君之子範以才俊稱於人令又為邑庠生將復進於顯榮以食君之報而且汲汲以顯其親以予文之不美其何足以稱

孝子之心哉然不可辭故論次之而使鑱諸石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淩君墓表

宣德九年八月十五日中順大夫行在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淩君晏如以疾卒於官年五十三朝廷為遣舟歸其喪于湖州歸安縣將葬于所居琅琊鄉缺山之原其幼子啓既請右都御史熊公銘其墓矣復來請予文表諸墓上曰啓之兄敬以養祖父不克來京師令歸有期亦不能俟其來也故啓敢以請淩君嘗入翰林與予接

又同朝久且相知義不可辭君諱安然字晏如自少力
學問尤工書其楷書學晉小篆則師秦相早有名鄉邑
太宗皇帝鋭意文藝必欲追配古人君優游館閣益自
勵務欲稱上意仁宗皇帝在東宮雅知之常令繕書以
進令藏於秘府永樂十五年擢拜吏科給事中以恭慎
舉其職日侍上左右有所顧問敷奏詳明同輩皆推服
焉仁宗皇帝即位陞吏科都給事中益恳懃不懈人未
嘗見其過舉今天子即位三年大正庶官以脩百度以

君為右僉都御史蓋是時持憲者多以賄聞由是用君其間君感上知遇確然自守不為衆所惑思欲稍拯其弊事有不可即懇懇為其長言之多見聽從然猶膠箝牢銛君未及有所振舉而以内艱去蓋在任不二年君去而其長及凡相託者皆得罪矣服闋仍為右僉都御史兵部以武職貼黄久不清請會官清理如故事上以命君君與翰林侍讀苗君衷皆從事於此同力一心罔有滲失有顏鎮撫既卒子孫當一人繼乃復以一人冒

官三十餘年無覺者君閱其實乃奏罷一人又著令凡武官有靖難功而無子者不忍遽絕其祿得以壻或義兒一人繼不再及也有張指揮者既以義兒繼矣又欲冒及其子因有所調發託統帥以疾言豫以子代亦十餘年矣君亦奏請罷之其臨事用心不苟皆此類而不能久於世豈非可惜哉曾祖缺祖德皆不仕父彥能歷官至應天府通判坐累罷居均州仁宗亦知其為人因君為都給事中即命冠帶造朝以都給事中致仕歸湖

州令加封右僉都御史君初娶周氏早卒有一子曰敬再娶唐氏四子曰啓肇敦敷於乎自古聰明才俊之士遭時奮身皆有志於功名以顯當時傳後世然而不至於大有建立而卒如君者何限葢莫非命也使君而得永年其所立豈小哉令雖不幸而其居官行事之善不可以泯也故表諸其墓

楊處士墓表

泰和楊處士從進以永樂十二年闕月闕日卒于家年

缺十缺年缺月缺日葬于秋鄉過路塘之山下後十八年其配郭氏孺人年八十亦卒祔于處士之墓又七年為正統二年其孤子珩子珹子珮相與謀曰父母之葬既有銘以納于墓矣若又表其德於墓上豈不益明顯而延聞于世乃以書幣來北京請予文將以刻諸石子珩予女兄之夫而子珹子珮皆有連予雖不得辭然縻於職務未有以復也久之子珮又以書來速文曰子知吾親宜無愛於言乃著其實俾揭焉楊氏故大家而族

屬最繁處士世居汝南坊號上園楊宅曾祖某祖某父某雖不仕然皆富而有文有元之季盡失其故業處士恭儉勤慎務不辱其先言行必由於禮義初娶東門劉氏賢而有婦道處士思再造其家實克相之劉孺人卒處士求同德以成其志遂以郭孺人繼焉郭氏世居縣西之大溪孺人則柳溪之曽孫景宣之孫才卿之子也資禀端重色温而氣和歸處士尤謹於内助處士孝念其親必盡誠相祀事其撫育孤姪則加之以恩親賓往

來處士歎洽於外孺人治具於内必潔以豐歲時饋遺輕重疏數必適其宜撫異母子如己子衣服飲食必均所以訓勵之者亦無彼此之殊處士勤於治生産業日盛而孺人樂儉素未嘗侈費一錢以故家益裕皆處士之志而孺人成之也處士既卒三子因其所遺各置别業於西鄉孺人亦厭城市喜田園板輿迎奉極甘旨之養鄉人以孺人有福而其子能孝莫不譽歎焉處士三子子珩子瑊劉孺人之子子珮郭孺人子也女八人皆

有歸孫男七人維繼綸纓縝緘純繼領鄉薦為河内縣教諭令已卒孫女九人曾孫男三人憲應懋鳴呼元季兵亂以來大家世族之淪喪者多矣高門大宅廢而為丘墟子孫亦降為輿隸至或湮滅而無聞其能脩復舊觀如上園楊氏者誠少葢由處士之孝不墜其世業而又有孺人之賢以為之助也生既同勤以成其家死又同葬以安其既則皆表著其行而使同不朽焉豈不宜哉故為次第書之使後之人有則也

處士胡公墓表

處士胡公諱環字子嚴泰和社溪里人社溪之胡分自黃澧盖南城丞箋之裔宋季有文可者從文丞相勤王卒死於其事文可子南叔以平溪洞勞得巡檢南叔生建德主簿履翁履翁生守良守良娶顏氏而生公公性孝友父母年皆八十公善事之得其懽心伯父守禮無子公事之如父父母沒葬祭無違禮而哀慕久不衰其同産惟一姊公極愛敬至割田以奉之又待其從姊如

同歷事族之長者以禮而處衆人以和歲時祭享及冠婚喪葬一皆盡其道其有不給者賙之祖業墳墓勤於展省非有故必自行於延師教子甚切每出皆以倡族人内外屬子弟有願學者皆受之使學諸子所為稍涉非義即厲色訓戒必改乃已赴人之急不啻為已人有假貸無不應或不能償不責也待姻戚以義交朋友以信撫下人以恩接鄉黨以誠當時名士顯人有過公者公敬禮尤至諸公亦甚愛公必相與懽洽傾倒然後去

晚年付家政于子而放意山水間超然自樂也宣德乙卯十月十三日以疾卒年七十五凡知公者皆哀惜之明年十月初五日葬其鄉禾坑之原娶永新蕭氏有婦道先卒子四重簡重連重通重宣女三嫁嚴希齡蕭鎡蕭建晃鎡為翰林編脩孫男十人曾孫男二人編脩嘗謂予言鎡外父實有淳行而以隱終吾妻慮其善之不傳知鎡辱愛於先生屬請文表其墓予未暇作今年重宣來北京申諸兄之言而泣拜以請因憶往年過金臺

訪予姻家嚴君誠仲公來顧予得拜焉覩其容貌作止而聽其議論信所謂隱君子也夫一鄉有君子則一鄉之人皆興於為善有以成賢才美風俗雖使久生於世而不厭令公已矣豈獨一鄉之人惜之雖予亦深惜之也其為人如此豈可使無傳哉況公賢子重宣以請于予而予子之姪稷又重宣壻也誼不可辭故序其實使刻諸墓上

李處士墓表

處士李公字又新世居泰和文溪里與予家相距不百步而長予二十年最相好其卒葬已久矣令年孫誠來北京奉其父懷慶太守湘之遺命謁予曰先人疾既彌留呼誠告曰爾祖墓石未有文吾深以為歉知其善者惟侍郎王公吾嘗請表於墓上則既許諾矣我死爾以吾言為請而刻之則吾目瞑於地下令吾父雖没而言存敢以請拜且泣予為之惻然曰爾祖孝弟人也予知之不可使無傳于後世宜爾父子之請于予也公曾祖

仁可祖宗明父雲龍皆不仕而皆為善人長者母蕭氏前進士子上先生之姑賢而有家法公既受教于家外則從良師由是能善其身與予游時年已四十餘矣而母尚在堂朝夕奉其起居承候其顔色調其衣食寒煖之宜或有不豫則惕然以憂躬治湯藥而敬進之不暫去左右勿樂而後喜可知也兄可成惇厚樂易公事之無違禮凡言動不敢先均憂樂通有無於事當圖議者則從容和順唯兄命未嘗有乖其諸所行必皆審於理

不肯稍涉非義豪傑之徒相時射利舞文飾詐以陵人與凡摴蒱博奕俳諧驟醵之娛皆不與唯故人親戚有急則必赴經營佐助曲盡其方殷勤篤厚之意非衆人所能及嘗作肆居善藥戒諸子曰此非獨為利亦以市義必平價以售有急而無貲者則貸之不責其必償其所以治家訓子孫無非理者湘從予遊縣庠訓勵之尤切其事師親友皆資給之使得如志以學故能有成立其行如此非所謂一鄉之善士歟永樂癸巳正月十九

日卒年五十六娶蕭氏有婦道子六人曰湘懷慶知府曰浩固安教諭孫男二十人曾孫男九人公初葬里中窨背祖墳之次以其地不吉諸子孫又將以闕年闕月闕日遷于闕之原而樹表墓上於乎人道莫大於孝弟蓋所謂德之本也世之人乃謂不足為惟逞志於所得為借耰取帚而狠戾之惡滋紾臂鬩牆而陵犯之風作如是而欲刑其家封植其子孫可得耶公敦行孝弟而又推以及人雖不至寵榮而諸子享其福此德之應也

懐慶至死猶不忘顯親之孝又有孫若誠者切切焉以成其志皆公之德善實啓之以是而鑱諸石足以垂耀於後且不獨勉李氏之子孫使世繼其美亦欲使觀者有所興起云

嚴氏兩處士墓表

嚴氏兩處士泰和人伯曰元齡仲曰元晏皆質直坦夷端厚周慎非其所當言者未嘗出諸口非其所當行者未嘗發諸身凡智術機巧衆人夸詡以為能者未嘗形

於念慮至於聚博醵飲慢戲佚遊之事亦未嘗廁跡其間讀書為善思不忝其世洪武初儒道浸盛元齡甫以所學施教于里中里中子弟多從之者有司聞其無害舉為吏處士曰吾士人顧可為吏邪不就強抑之遂避去有司怒其忤已置名案牘中益求之不已處士益自閟不與世相聞稍稍出遊四方久之得免歸鄉里與親戚故人相款洽其言行不異於曩時勤儉自足無一毫外慕意蓋囂囂然樂也永樂丁亥缺月缺日卒年缺十

殯所居東之魚池上元晏甫初與兄同居縣西鴈塔巷後廼徙金臺山中旣攻儒書又喜治醫術以濟衆與予先公篤誼如兄弟其制行又高而言必顧行一鄉之人服其教被其澤縣令洪俊敬信之如蓍龜屢託以事無不當於理者隣邑民嘗作亂朝廷遣襄城伯李公率兵討之公亦知處士賢用其言良民免於俘棄而全其室家者不少平居賑窮恤匱解紛釋難尤多永樂戊子十二月十七日卒年五十五葬五十一都方橋東岡之原

嚴氏之先自金陵徙泰和世以宦學顯而又以貲富有名宋元之亂盡失之惟儒業不廢處士祖存忠不仕考尚德萬安縣典史母胡氏兩處士實同產元齡甫娶王氏直之姑生二男子敬仲仁仲一女子嫁劉士高再娶劉氏生一子晚仲孫男一元晏甫娶胡氏母黨也亦生二男子誠仲文仲二女嫁黃丕烈劉伯遡孫男六誠仲敬仲兄弟謀曰惟吾二父相友愛甚篤非他之為兄弟者比嘗恨遭變故不得與同處今不幸已矣其可使終

異耶乃舉元齡甫之喪亦葬于方橋東岡之原同域葢欲其有以慰悅于地下則缺年缺月缺日也鄉人過者皆曰此嚴氏兩處士之墓必致禮而後去至是誠仲兄弟同以書來京俾直為文表諸墓直念幼時常得侍左右聽其言覩其行凡所以教者必本於孝弟忠信葢用其所有者迪後輩謁然古君子之風至于今不忘以直之愚其何能光昭令德於久遠哉然不敢辭也姑述其槩俾揭于墓上

劉氏歸仁阡表

劉氏於寧都爲大家其曰宗仁號静山者則其族之傑然者也静山之曾大父景新大父友貴父文福皆不仕而皆以忠厚聞鄉里静山生而英偉喜讀書未嘗慢戲佚遊鄉先輩皆器重之長而才識益充善剸繁治劇公私諸事皆自任不以煩其親朝夕敬養父母之心懽焉親沒祭葬無違禮課童奴治產業勤儉自持家日以裕性尤剛毅守禮法遇事必公其是非不曲隨苟止親賓

過從論政務究物理語嘗屈其座人人亦莫有間然者兄弟相與怡愉和樂盡友恭之義自以早年廢學見幼弟本穎敏延名師教之遂以儒業聞縉紳間嘗掌其鄉粮賦及領千夫入湖湘伐大材輸京師撫下有方人人樂從故不擾而事集晚讀老子好清靜聞武當山天下奇勝神人所棲止遂往遊焉徧歷諸岩洞冀有所得恍惚遇異人授以道要悟而歸退居西澗之阿超然有出塵之想一日微疾諸子侍側惟勉以孝弟不及其他語

畢而終永樂廿二年五月十八日也享年五十九宣德元年缺月缺日葬歸仁里高屋上之原配孺人王氏諱琁直之從姑也蓋曾叔祖用則公於洪武初為寧都訓導因家焉生從祖子才娶嵇氏而生孺人柔慧淑善閑於女紅父母愛之為擇壻得靜山遂以歸焉時有姑在堂老而病孺人事之小心敬慎甞先意承志姑喜其孝稱之六親凡靜山之事親處兄弟睦宗族惠於鄉黨隣里皆能成其志王氏無主後墳墓孺人皆主之祭祀展

省各以其時而哀慕加焉治家謹肅訓諸子孫女婦皆有法內外秩然靜山沒後二十年素服終其身正統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卒年七十八子男五讀書循理克承其家女一孫男二十二人女十一人以缺年缺月缺日祔于靜山墓右於是諸子謀曰吾父母皆有令德宜表墓以昭來世庶幾永垂不朽乃遣澄來北京以鄉先生黎達所述行狀授直屬為文直嘗聞司訓公家寧都而嘆不得訪其後前四十年直濫官翰林而靜山實來京

始得拜而問焉傷其再傳而遂已然猶幸有姑在且静山篤誼君子也庶幾墳墓有所託今皆不幸已矣豈特劉氏失其所以為望者而直之心亦安能不盡然以悲而惘然自失邪為文表諸墓以彰其德於無窮直安得辭作歸仁阡表使刻焉

故禮部主事龍君墓表

龍氏居泰和甘溪為大家世有顯者至君曾祖以傳祖明遠父仁安皆不仕而皆以行誼稱於鄉君貴乃得贈

父為承德郎禮部祠祭主事母湯氏封安人君諱槊字
叔槊端重頴敏喜讀書為鄉校弟子員夙夜不懈凡所
著述務出新意朋輩皆推其能永樂甲午以詩經領鄉
薦然篤於養親不果仕所居湫隘不足容衆以父命作
室先廬後日奉親娛樂其中二親没喪葬皆盡禮而與諸
弟友愛尤篤貲産隨所欲得皆讓之無吝意鄉族故舊
有急賑之恐不至人有爭辨不直者多求直於君會試
不偶入太學甲寅有祠祭之命宣廟上賓奉行喪禮嚴

慎無鈌失人以為難令上初即位海外諸蕃國皆來朝事畢而歸擇廷臣知大體善撫馭者送之廣東宴餞而遣之君奉命以行宣布天子德意人人感悅已未調儀制主事當朝廷清明稽古右文君敬恭將事衆以為善於其職禮部每會試天下士簾內外執事最切者必以命君壬戌試畢當出院君得風疾輿歸治療久弗愈君嘆曰吾年已六十而病如此豈可以不去吾其歸哉即上章乞致事上許之既優游田里有以樂其心而無勞

於其身疾稍閒未嘗一出至縣城惟教子孫以讀書為善兄弟相與恭愛隆然既而二弟叔昭叔鉉相繼卒君哀傷不置疾復作以正統丁卯十一月初五日卒年六十四初娶蕭氏靖江長史用道之女封安人再娶曾氏翰林庶吉士與賢之女以子文貴封孺人皆有賢行子男二長熈次文皆蕭氏出君在祠祭時文已取進士為中書舍人日與君同朝時人榮之既滿舉為吏部驗封員外郎令熈亦舉明經得泰和縣學訓導歸未至家而

君卒矣女三嫁嚴䡊楊瀵者皆已卒其三適蕭愜餘未行孫男五曾孫男三文聞訃慟絶將歸治喪詣予告曰文兄弟二人而文早竊禄京師兄熙令亦忝教職當先人疾亟時皆不得奉湯藥既卒又不得視殯斂不孝之罪大矣惟其德行之懿若不能表著於後世使永永不朽則其罪益大將無所容敢請文以表於墓上予與君婚姻家自遊鄉校時已奇君及官翰林貳禮部君之言行接於見聞無非予所愛者蓋嘗以遠大期之其後予

知貢舉君在試院實助予孰知由此而竟以病去嗚呼令則已矣其可復得哉然君有令子汲汲以顯揚為事此可見其德之致故為序述而使鑱諸石百世之下欲知君之賢其尚考於斯

先伯祖贛州府學教授王公墓表

王氏之先居金陵晉太傅導之後南唐吉州刺史崇文始留家于吉其從孫宋禮部侍郎贄又徙居泰和世以宦學為名家至君高祖虹溪先生字叔可曾祖芳洲先

生字本初祖天隱先生字性夫皆不仕而皆以文學德
誼重於時考西山先生字民則元季為贛州路先賢書
院山長遂家于贛州尤以博學多才顯名公其長子也
諱在字子所天資粹美器宇宏深穎然出儕輩聖經賢
傳諸史百氏之書靡不讀而皆能造其精微為雩都縣
學教諭兵亂學廢國朝混一宇内首詔天下建學育才
擇賢師儒為教官贛守鄒奕以公薦江西行省會諸郡
邑所舉百餘人試之公為第一遣之京師吏部試在優

等遂授贛州府學教授公端嚴以處已和易以接物其所為教因傳以求經由體以達用究物理之妙窮治教之源陰陽鬼神之奥禮樂制作之文博極古今議論精到學者有所據依以成其業贛之人才彬彬輩出既满授登仕佐郎俾復任洪武甲子復開科取士公之弟子陸載許恒王本道嚴鵾皆以明經中其科明年取進士登朝籍人皆推公為善教而公老矣然猶誨人不倦士之貧者公常衣食之恩義兼盡他之為師弟子者莫及

也贛大郡多才賢且交廣所由道凡仕於贛與士大夫過贛者必謁公聞公言無不意滿而去洪武庚午三月二十三日以疾卒年七十七娶周氏有賢德子男一曰伯時女一嫁泰和彭原德孫男一曰善學曾孫男五公卒後二年壬申葬贛城東望城嶺其山巳丙其向戌乾嗚呼公之考直之曾祖同母弟也故直於公為從孫憶四五歲時公奉表詣京師歸至泰和舉祀先之禮拜跽登薦極其誠敬謁天隱公墓下涕泗交頤感慕之情不

能自已直雖幼已慕公之孝見内外屬子孫循循誘掖惟恐傷之教之以孝弟忠信禮義亷恥諄復之誨出於至誠復見公之慈親戚故舊老者敬以待之少者譙以撫之閭閻細人拜公者必問所業加慰勉焉人人感悦又見公之從容中禮後稍有知可以受教於左右而公不可作矣及官翰林從令少師楊先生遊先生常言公淳直無華言行一致尤恬於勢利樂與人為善凜然古君子之風昔贑郡庠有彭生者家甚貧公每賙給之使

學後為御史請歸蒐輯熊氏故士卒勢焰熏灼禍福予奪在其手一郡震動見公執禮甚謹思厚報公數請所欲為公知其必以此敗諫沮之謝不與往來未幾果得奇禍又嘗發策以女媧鍊五色石補天事為問諸生不能對請於公公曰聖神之事固非後人所可知然以吾意推之天豈待補哉調和五行之氣彌綸天道之所不及使之確然有常而無間則人民育而品物蕃此易所謂裁成輔相之道也諸生何疑焉公之奥學卓識出於

常情之所不及類如此直生也後竊嘗慨嘆不得聞先生長者之緒論是以寡昧闇劣無以紹前人而思公益深至是善學罷高要丞歸田里遣子鍔來京師告直曰公之葬已五十餘年而墓前之石未有文此誠善學之責亦爾之責也爾其圖之嗚呼直豈能究知公之萬一哉姑取公門人興安令周永所述與直之所見聞而次第書之使歸而刻諸石

母舅歐陽公墓表

嗚呼是爲直之母舅歐陽公之墓公生元至正丁酉七月初九日以今正統癸丑十二月廿三日卒年八十七直於是不勝其哀慟四五歲時先妣淑人棄背未幾先尚書公以事去當時直幾不能自立荷公之德以克至於今思欲報公而未能如志今則已矣直之心何如其哀也直初從公時年十三公衣食而教之書常置諸左右隨事訓切之使必循禮蹈義以毋辱其先直服膺不忘後二年遂去公而歸然所以趨善背惡不陷於惡者

猶公之教也公之德施於直大矣然無以報萬一則直之慙負豈小邪歐陽氏世居泰和縣治東公之祖復之有隱德世稱長者考日新先生為江都丞臨淄知縣其文學政事見直所為傳公諱淮字子白外大父卒時年十二從直先祖竹亭先生先考侍郎公學天資絶出時輩罕比學成去為人師時廬陵永和陳德星為女擇賢壻得公而館之故遂家永和永和之人爭禮為子師其脩於身以孝弟忠信為本而亦以此教人凡受公教者

皆循循為善良其所為文清新典雅師韓柳李杜諸大家尤工書得晉人楷法隐然名動一時四方士大夫過永和者必求教于公公俊爽不羣有治才而不樂仕進泰州學嘗聘為訓導不就平生交游甚多惟少師楊公士奇侍讀梁公用之最莫逆數欲薦公公力辭曰吾施教於鄉教行即道行也奚必為政哉永和鳳岡精舍中祀聖人像每朔望公與諸儒必祗謁行禮畢進諸後輩相與講學焉至於老不衰殿堂有毀壞者脩飾之或侵

廟堧地必請於官盡復焉乃已永和儒風久而猶盛者公興諸儒之力也郡太守歲行鄉飲必禮公為賔人皆望而敬之至是乃以疾終孺人陳氏孝敬順祥於直有母德焉幸無恙二子儀俶皆為士女六人蕭原豫劉應魁徐榮昌于資介鍾士元蕭敏其壻也孫男三人性怡愉儀等以公卒之缺日奉葬於廬陵十一都南山之原自為誌以納諸墓而命直為文表諸墓上直既哭以受命哀傷之至言不能成章然不敢慢也昔秦康公送其

舅氏晉文公至於渭陽而作詩序者謂康公之見舅氏蓋如母之在焉直之心猶是也常恨相去之逺不得數見公每一念之而思母之心益切蓋不知涕泗之横流也令公已矣終不可一見矣欲報之徳亦無所自效矣則直之哀思有已耶蓋抱痛以終其身而後已也用是表諸墓既以著公之徳亦以寫直之哀云耳

楊處士墓表

翰林編脩楊嵒既喪其父處士君葬于長安塔坡鄉之

先塋六年矣今年來謁予告曰先人之葬少保江陵楊公銘其墓矣然未有文表諸墓上懼無以昭德于久遠敢請之先生予與昂有斯文之契不得辭君諱森字德姓其先華陰人後乃徙居長安久之又占籍咸寧居郡城之永昌坊曾祖孝古祖伯安父惟敬皆不仕而皆以德誼重鄉邑惟敬娶李氏實生君剛直簡靜不苟合於人事父母盡孝道博觀諸書而獨邃於陰陽術數以生年月日時所值支干推衍之决休咎有奇驗然與人言

必依於孝弟忠信大要欲人趍善以求福不肯徇俗好所居襍植花卉以自娱富貴利達不一動其意休閒無事婆娑獨遊或高視遠覽從容嘯歌翛然有塵外之趣嘗曰吾祖宗積德累仁子孫當有興者乃遣㽦為學官弟子所以教導者無不至正統已未擢進士第二遂入官翰林士大夫皆稱君之善教㽦之善學也是年十月初七日君以疾卒于家年六十六君初娶魏氏早卒無子繼室劉氏生二子長即㽦次嵩女二人嫁王楠吳英

古之君子不必皆貴且顯也要亦有所自立令君雖不仕而善足以稱於世昔淮南有處士征君以孝弟恭讓聞鄉里教其子取進士甲科荊國王文公以為一鄉之善士作文以表其墓至令數百年人猶知有征君者以荊公之文在也若君之美固不讓征君而昂之賢所以顯揚光大者盖未可量予文豈足以為君重哉姑為表其墓以俟

姚氏二親墓表

桐廬姚君惟善以永樂丁酉四月廿五日卒于家年四十四殯于里之文化山下宣德己酉二月廿五日禮葬其鄉寨鷄山之陽正統丙寅六月六日其配孺人申屠氏卒于北京其子吏科給事中夔之官舍年六十七夔兄弟奉柩歸卜以 鈌 年 鈌 月 鈌 日合葬惟善君之墓而自為狀來請曰惟吾二親實有令德以保艾後人而先考乃早棄諸孤先妣劬躬盡節以教以育兹幸得禄可奉朝夕矣而弗克終養此夔兄弟所以摧慟而不能已

也令奉柩合葬庶少慰死者於地下惟其德善恐久遂

沈泯頋先生表於墓道俾永永不朽為幸大矣予嘉其

孝故不辭君諱善惟善其字也曾祖定祖昺父伯華皆

有隱德君姿貌豐偉襟度夷曠雖不拘小節而行不違

道事父母以孝聞養生送死皆中禮節處兄弟極友愛

伯兄嘗被役於官君請以身代雖勞不怨弟為太學生

則厚資給之使學及令洛陽君遠𡡉未嘗一往視好仁

急義出於天性鄉人楊甲父喪不能舉為治棺衾瘞之

外女孫柴氏親沒無所依長育之使有歸其他賑貧乏卹患難施惠尤多與人言必依於忠信人有不平質於君則以理誨諭無不悅服皆稱為長者卒之日不問疏戚愚良哭之皆哀孺人亦桐廬故家父文齋以行誼稱而與其母　欽氏皆早卒大父母以屬冢婦俾善視之察其賢且才喜曰使此為男子當大吾門而惜其女也然不宜與凡子年十五為擇壻遂以歸君事舅姑孝敬婉順能得其懽心祖母楊氏性嚴難事然獨喜孺人每舉

以勵諸女婦事君能相其志閨門之内肅如也君卒孺人纔三十六以貞靜自守而儉約持其家君初在殯未克葬每一念之輒哀慟欲絶逮葬乃已歲時奉祭祀處内外屬待鄉隣賓客皆適其宜訓諸子各務所業以不辱前人夔最幼親教之書遣入邑庠受學脫簪珥以為禮夜則秉燭以課勵之見其與賢者遊則喜不然則咈然怒曰汝父積善以遺汝蓋異汝大有立而汝甘為不肖子邪夔於是自勉以底于成及官近侍迎養來京師

而猶子龍為刑部主事二子暮歸侍左右詢其職業隨事訓戒之皆合於理道在朝士大夫聞之莫不譽歎其賢孺人寡居三十載氷清而玉剛其善行達識又如此不賢其能是乎五子女一孫男十三女四古之大賢君子卓然有立於世者皆本於父母之賢然使俱存則其成易矣不幸而失所怙為之母者蓋有慈無威然亦能成其賢者雖母之善教實考之德有以庇賴之也宋廬陵歐陽公是所謂大賢君子也表然為望於天下實由

乎母之教而君子必歸於其考之仁令觀惟善君與孺人所以積於躬而冀望其子者不異於歐陽氏然彼之能久而不泯以瀧岡之表在也予言何足以擬之然夔方盛年而進用未極其勉於德以顯揚乎親者當益大安知他日無若歐陽公者以為不朽之託哉姑論次之使刻諸墓上

故鬱林州同知張君墓表

張氏之先洛陽人五季之亂始徙家泰和宋熙寧中有

兄弟二人同舉進士曰汝賢為江淮發運使曰汝明為
湖南觀察使皆有威名而家益大有譜牒至君之曽祖
君瑞祖文良父子禮皆不仕文良長身玉立言行不妄
鄉稱善人子禮則謹於事親而勤以植家自少與翰林
侍讀梁先生友善及君則又與先生之子侯官令叔豢
嘗同學有麗澤之益諱鐸字振文自邑庠生充貢入太
學友天下之賢而學益進謙恭自持謹於禮度歷事兵
部禮部俱以謹慎得名歲丙辰有欝林之命欝林甌越

地自昔稱僻陋之鄉其人知力田務本而秀民亦頗好讀書然風俗未盡淳君一以寬簡為治而民安之乃興學校申教條暇則躬詣明倫堂集諸生講論豐其供給蠲其傜役以課勵之由是諸生皆勉學以圖仕進民有兄弟爭訟者君諭以大義使退而自思往往不終而罷州南有廢地弗治君教旁近民使墾耕而食之曰吾不與汝稅也人知君意在利民凡廢地皆墾耕郡中幾無遺利於諸壇壝所以事神保民者皆治祭以時由是水

旱疾疫禱之輒應而民受其福田州人爭地相讎殺久不決藩省大臣知君可任乃委君及諸司所遣官屬往平之宣布天子恩德與不忍加兵之意按圖誌考故實俾各循其舊一毫饋賂不得行於是皆悅服而罷壬戌述職朝京師奏課在優等歸至郡得疾惟第三子志在側醫藥弗效志禱于神請以身代亦弗應疾革謂志曰爾幸領鄉薦宜益勉於學以顯親揚名毋怠言訖而逝壬戌八月十五日也距其生洪武丙寅十一月五日年

五十七初娶羅氏先卒繼室曠氏子男四女四孫男八人志奉柩歸兄弟卜葬於龍洲之南園以羅氏祔癸亥十二月廿二日也葬已九年志自太學選為南京刑部主事當之官來求文表墓上予與君同里嘗同遊鄉校而君少予七歲見其端重樂易每以遠大期之及述職來朝上其課心益為喜謂其福祿榮名蓋未艾孰知去不久而君已矣志之才器又有過人者令發軔仕途而即登郎署官六品天將以君之所餘者申錫之使於揚

名顯親而大發焉以成其志則君之德善足有徵於後世矣故表諸其墓

銘

忠孝堂銘

國家之興必有豪傑卓越之才達乎忠孝之大節者以翼昌運纉世功然後能享高爵重禄以傳于子孫而延之久遠若太師英國張公其人也公之尊府河間忠武王昔事太宗皇帝于潛邸掌護衛兵其姿度雄爽知畧

超邁而武勇絶人最為上所親任及靖難兵起上每授以成算戰勝攻取無難者諸將皆敬讓之時公亦提兵從王王嘗語公曰吾受上恩思輔成大業以報殊遇爾當戮力一心庶幾如吾志古人以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戰陳無勇為非孝爾能盡忠乃所以為孝也公頓首受教獎率所部摧鋒陷陣所向有功未幾王薨太宗皇帝素竒公召而慰勉之俾以其兵自効曰爾毋忘爾父之志公感上之德與先王之教益自奮勵卒成大勲凡上

有所命南征北伐無不盡其心竒畧偉績載之信史功名富貴無出其右者迨事四聖小心寅畏前後四十年如一日公既受顯爵位師臣王亦膺隆命配享太廟此忠孝之報也曁脩先朝實錄公再為監脩令上皇帝緝熈聖學公實知經筵事敬恭朝夕從容進退凜乎儒者氣象嘗謂直曰先王以忠孝為訓吾既奉以周旋不敢失墜雖幸而有立然今老矣惟列聖之大德不敢忘於心而亦敢忘先王之舊訓乎因揭以名堂將終勉之且

使吾子孫登斯堂者亦思所以繼吾志日夜勉焉盡心於其職庶無負於國而亦不辱其先予宜為我銘直閣之忠孝臣子之大節天理之當然也誠能盡其道則必享福禄之榮而子孫保之昔者召穆公能嗣其祖康公之業有功於周宣王錫之圭瓚秬鬯以祀其先祖又錫之山川土田以傳其子孫詩人歌之至今誦焉公嗣先王勲烈著於國家顯榮褒大實有累朝之錫命誠無讓於穆公而尤惓惓以忠孝自勉且以勉其後之人國家

有億萬年之慶張氏之福亦豈有窮哉乃為之銘曰天生斯民賦厥衷為子必孝為臣忠惟師英公德兼崇卓立宛有前賢風桓桓先王才且雄捧日直上扶桑東奄然馭氣超鴻濛祇率遺訓纘武功披雲卷霧開晦蒙九霄奮躍攀飛龍宣威蠻貊靡不通明明列聖眷遇隆仁漸義洽恩豐彤紀勲旂常銘昂鐘王亦顯祀升閟宮周家召虎庶其同孜孜夙夜懷謙冲揭以銘堂圖始終勗爾後嗣躡令蹤事君奉先益敬恭國家萬年福無窮

古樸子銘

雲南右參政浦城陳君璲字必恭始自進士擢陜西道監察御史以績最陞令官其言行皆法乎古於世俗紛華巧偽之習皆不涉於心人皆稱其古樸必恭亦因以自號其鄉友陳先生士希為予道之予嘉其志而欲其久而不渝也乃為之銘曰維古之人循其自然不斷不雕而淳德以全維後之士趨於巧偽愈肆愈偷而流俗以弊繄古樸子若此之懲維先民是程維大猷是經既

不詭隨亦不矯激其言其行維質維直柏臺崇崇薇垣于于政罔不成民罔不孚嗟哉若人可以勵俗敬慎不渝以終爾穀

著存堂銘

著存堂者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永嘉黃公祀先之堂也初公之尊府少保公嘗闢所居東偏之堂以祀四代祖禰而以著存名之祭酒胡先生為之記然局於地勢祠堂之制未備其心蓋慊然弗寧至是公購

得鄰壤乃大作祠堂奉安神主而祀焉前後四十年父子相繼始克如其志葢可謂難也已夫君子之於其親必有追遠之道焉親也者身之所從出辟水木之本源也於此而不致其情則亦悪乎致哉是故親之葬也則必反其神既祭以安之矣然而日以遠矣遠則忘之而孝子慈孫之心則未嘗忘也時至則思思之則必有以將其誠而祭祀之禮行焉是所謂追遠之道也然古之祭者自諸侯大夫士皆有廟庶人無廟則祭於寢禮也

後世以來廟非賜不得立而獲受賜無幾人故仕者雖有爵以榮其身而無廟以祀其親君子惜之新安朱氏乃損益就中而定祠堂之制自庶人以上皆得祀其四代之祖禰其制雖異於前而禮則隆於舊厚倫美化之意於戲盛矣然非篤孝之君子則亦莫之能為也公之為此既本於朱子至其奉祭又一用朱子之書內齊其心外備其物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故肅然如有見僾然如有聞聲音容色心志嗜欲不少須臾忘

之恍惚神明之在其上此著存之義而詩所謂思成者也公之篤孝如此蓋民之表也其俗之歸厚可知矣公既以胡先生所為記刻諸左壁而以書來命直曰子宜為我銘之直之從公舊矣誼不可辭也乃為之銘曰名家肇慶古陸終祠堂翼翼居南東前作後繼偉兩公成此締構蔚穹崇美哉四室儼在中列祀祖考甚嚴恭秋霜春雨心為怳籩豆簠簋潔且饎牲既肥腯酒旨豐孝孫祼獻肅儀容精誠昭徹相流通神靈來享陟降同懽

忻醉飽靡怨恫散為和氣為祥風儲休委祉紛疊重宜爾後嗣久愈隆我作銘詩垂無窮

鐘銘

鐘之作官府以謹朝夕浮屠老子之宮以嚴祠祀而近世富室多置焉何居予既作祠堂以祀祖考諸子取嚴奉之意亦請置鐘予則兼取謹朝夕之義欲以警昏惰故弗拒因推祖考示教子孫之心而為銘曰有鐘在縣聲聞于天祠事則甚虔然惟德是先進脩之功夙夜當

惓惓若沈酣於麯糵之毒恣肆於衽席之安雖殷殷闐闐而聽之藐然迷天理之途溺人欲之淵昏憒而弗悛既不可謂孝亦豈曰能賢則神將厭之而何福之有焉嗟爾子孫警惕弗懲勉而有成百世之傳

嚴氏鐘銘

嚴氏於泰和為大家其先自金陵來後有篤行君子曰主晏甫又徙居金臺山中二子誠仲文仲皆能世其家乃作堂祀先而鑄鐘庭下以供祀事予與有世好故為

銘之銘曰嚴氏之先來自金陵世有令德肆久彌興金臺之遷實玄晏甫孝友忠信不忝其祖二子克賢享祀益虔乃作祠庭鑄鐘在縣苾芬以薦朝夕具敬厥聲喤喤祖考是聽祖考來格無有怨恫右我孝孫福禄來同福禄來同孝孫有子永言保之聿配其始鐘聲孔延震越山川相以銘詩百世之傳

静學齋銘

予友夏君仲昭早有志學問以自立於世雖居市廛之

中而益敏於學用漢諸葛武侯之語名其齋曰静學取
聖賢書讀之求其脩已治人之道而服膺焉學成登進
士第致通顯揚歷中外三十餘年以行其所學士大夫
皆重之令進為太常少卿用其敬慎以交神明而其名
益顯皆静學之效也然好學不忘故學士沈先生嘗為
書静學齋三字由是揭于齋壁而日勉焉少師蕭先生
為作記而予與為銘銘曰惟古之人學以為已學之有
要曰静而已理原於天而賦於人惟静則專乃積諸身

漢之武侯靜以成學知止有定企彼先覺不適於邪不汩於私酬酢往來大小其宜越至于今千有餘載功業不忘德音猶在猗與仲昭心焉靡憍人之摇摇已則囂囂濂溪有訓無欲故靜豈但能賢亦可作聖始而寡欲馴至於無持敬不渝聖賢之徒

柳菴文集卷八